



瞿葆奎 主 编

吕 达 副主编

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

JIAOYU KEXUE FENZHI XUEKE CONGSHU

19

比较教育学

BIJIAO JIAOYUXUE

卢晓中◎著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人民教育出版社



瞿葆奎 主编

吕达 副主编

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

JIAOYU KEXUE FENZHI XUEKE CONGSHU

19

比较教育学

BIJIAO JIAOYUXUE

卢晓中◎著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教育学/卢晓中著.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4. 4

(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 函装典藏版/瞿葆奎主编)

ISBN 978-7-107-25965-4

I. ①比… II. ①卢… III. ①比较教育学 IV. ①G40-05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1291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pep.com.cn>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张: 11.5 字数: 292千字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 邮编: 100081)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比较教育学是什么	(1)
一、对比较教育学的基本认识	(1)
二、本书对比较教育学的理解与界定	(10)
第二节 比较教育学的产生与发展	(11)
一、决定一门学科产生与发展的主要因素	(11)
二、比较教育学的历史发展	(13)
三、现代比较教育学的分类及本书的研究体系	(41)
第二章 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48)
第一节 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	(48)
一、比较教育学研究的性质	(48)
二、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目的	(56)
三、比较教育学研究的方法	(62)
四、比较教育学研究的术语	(68)
第二节 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71)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	(71)
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现代化理论	(74)
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83)
四、解释主义理论	(89)
第三节 比较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94)

一、系统性原则	(96)
二、发展性原则	(97)
三、可比性原则	(99)
四、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	(101)
第四节 比较教育学研究的方法体系	(104)
一、确定研究问题	(105)
二、建立研究假设	(108)
三、收集研究数据和资料	(111)
四、整理和比较分析研究数据和资料	(112)
五、验证研究假设, 得出并阐释研究结果	(114)
六、讨论研究结果和获得研究结论	(115)
第三章 国际教育	(116)
第一节 教育民主化	(116)
一、基础教育机会均等	(116)
二、高等教育机会均等	(125)
第二节 教育私有化	(136)
一、对教育私有化的界定	(136)
二、高等教育的私有化问题	(138)
第三节 教育国际化	(157)
一、教育国际化的国际性趋势	(157)
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视野中的当代 高等教育国际化	(161)
三、对中国教育国际化问题的探讨	(170)
第四节 教育终身化	(176)
一、教育终身化的国际性趋势	(176)
二、对中国终身教育发展问题的探讨	(183)
第五节 教师教育专业化	(187)

一、对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认识及历史追溯·····	(187)
二、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国际趋势·····	(197)
三、中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发展·····	(212)
第四章 发展教育·····	(216)
第一节 在发展理论分析框架下的社会发展·····	(216)
一、发展问题与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	(216)
二、现代化与社会发展·····	(217)
第二节 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现代化·····	(230)
一、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与教育发展问题的研究·····	(230)
二、作为一种进程的教育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	(232)
三、作为一种理想目标的教育现代化·····	(250)
第三节 教育现代化中的普适性和特色化·····	(252)
一、教育现代化中的普适性·····	(252)
二、教育现代化中的特色化·····	(255)
三、普适性与特色化的冲突与平衡·····	(257)
第四节 教育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	(258)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发展溯源·····	(259)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教育·····	(261)
三、教育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	(264)
四、还原教育的本性——教育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	(268)
第五章 当代比较教育学发展的时代趋向·····	(301)
第一节 当代比较教育学发展的动态·····	(302)
一、比较教育学发展的形式动态·····	(302)
二、比较教育学发展的学科动态·····	(308)

第二节 当代比较教育学发展的问题·····	(318)
一、比较教育学学科发展问题·····	(320)
二、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实际问题·····	(321)
三、比较教育学研究为教育决策服务的问题·····	(324)
第三节 当代比较教育学发展的主要趋向·····	(326)
一、比较教育学学科理论问题仍将是一个颇具 挑战性的论题·····	(326)
二、比较教育学致力于服务教育实践·····	(332)
三、比较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将日益宽泛·····	(334)
结 语 当代中国比较教育学发展的问题·····	(338)
一、教育实际问题的比较研究与比较教育学学科 理论研究的关系问题·····	(340)
二、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多学科参与问题·····	(342)
三、比较教育学的研究方法问题·····	(343)
主要参考文献·····	(346)
后 记·····	(355)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比较教育学是什么

一、对比较教育学的基本认识

试图对“比较教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作出解答的努力，可以说是自有了比较教育学的历史以来人们就在一直进行着。但直到今天，关于这一问题仍然是众说纷纭。比较教育学者们从各自的视角阐发对比较教育学的理解和释义。概括起来，对比较教育学的理解和释义，长期争议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它究竟是教育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抑或仅仅是一个研究领域？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如果按照成熟学科的有关标准，它还很难说得上是一门成熟学科，也不可能发展成为一门成熟学科，从更多意义上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比如，法国比较教育学者黎成魁（Lê Thành Khôi）就曾明确提出：“比较教育学不是一门‘学科’（discipline），而是一个‘研究领域’（field of study）。”在他看来：“一门学科是由它的目的、概念和方法所界定的。然而，尽管比较教育学确实有其研究对象——教育事实的比较，但它没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因而不能被界定为一门‘学科’。比较教育学是多学科的。”^①

^① [法] 黎成魁著，周晓霞译：《比较教育学》，载赵中建、顾建民选编：《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国外比较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这里实际上涉及什么是学科、什么是研究领域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等问题。下面根据一些权威辞书及学者的有关观点，具体结合比较教育学的有关情况，对以上问题作一讨论。

所谓学科，《辞海》的释义为：“①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如自然科学部门中的物理学、生物学，社会科学部门中的史学、教育学等。②教学的科目。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单位。如普通中、小学的政治、语文、数学、外国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音乐、图画、体育等。”^①

学科一词对应的英文为“discipline”，根据《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中的解释，“discipline”系指“a branch of learning studied at a university”^②。如果依据《辞海》对学科的释义，显然这一解释还主要是把学科当作“教学的科目”来看待。

我国著名教育学家瞿葆奎等认为：“归纳起来，评判一门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是否成熟，其指标可从两方面看：一是属于‘理论’方面的——对象、方法（及理论体系）；一是属于‘实践’方面的——是否有代表人物、著作、学术组织、学术刊物等。这就是说，成熟意味着：是否满足了所有这些方面？满足的程度又如何？”^③不难看出，这一观点更多的是从“学术的分类”的角度来认识学科的。

另有一种观点是从学科制度成形的角度来诠释学科的，即认为，一般来说学科制度的成形有三个主要标志：“一是在有关大学中普遍开设课程或系列讲座；二是成立全国性学术团体；三是出版学术刊

①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6页。

② 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编：《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现代出版社1988年版，第397页。

③ 瞿葆奎、唐莹：《教育科学分类：问题与框架——〈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代序〉》，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物。”^①实际上，这一观点也可概分为“学术的分类”和“教学的科目”，前一个标志显然是从“教学的科目”而言的，后两个标志则是从“学术的分类”来说的。

具体到比较教育学，人们也大都是用以上对学科的两重释义（即学术的分类和教学的科目）来考察和认识比较教育学的，因而出现了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依据对学科的全面释义，人们认为比较教育学是一门学科或不是一门学科。比如，就认为比较教育学是一门学科的观点而言，作为一种学术的分类，比较教育学是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特别是它具备了作为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的基本要素：特殊的研究对象和自身的概念系统以及独特的研究方法，等等。同时，作为一门教学的科目，它又是大学（主要是高师院校）开设的一门课程；而在视比较教育学不为一门学科的观点看来，虽然比较教育学早已是大学里的一门教学科目^②，但按照学术的分类中的学科标准来考察，比较教育学尚不具备一门成熟的、独立的学科所应具备的条件。除了黎成魁所说的比较教育学“没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外，如果依据英国学者赫斯特（P. Hirst）所认为的，任何一种充分发展的学科皆应包括如下特征：①具有在性质上属于该学科特有的某些中心概念；②具有蕴含逻辑结构的有关概念关系网；③具有一些隶属于该学科的独特表达方式；④具有用来探讨经验和考验其独特的表达方式的特殊技术和技巧^③。那么，比较教育学恐怕离“一种充分发展的学科”还相距甚远。

① M. Shimbori, *Sociology of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Vol. 25, 1979.

② 1898年拉塞尔（J. Russell）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首次开设比较教育学课程。从此，它就逐渐成为高等师范院校的一门重要课程。

③ 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下），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0页。

第二种情况是人们按照学科的某一种释义来认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比如，美国比较教育学者康德尔（I. Kandel）主要是从“学术的分类”的角度把比较教育学界定为一门学科：“对国外学校制度的兴趣，原先是一些学者对促进本国教育制度改革的愿望所激发起来的。很早就有人认识到，即使没有发现教育制度不适应新的环境，也不能把它从一国照搬到另一国。然而，人们发现比较教育学的研究有助于形成思想和原则，而这些思想和原则可能会构成普遍的国家教育哲学。这确实不是什么新发现，因为各种教育思想的交互作用过程与教育史一样久远。”“然而，到了第三个阶段时，人们忘记了研究的初衷，这种研究也就演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事实上是一门新的学科，一门与其母体学科相分离但有其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对象的新学科。”^①

也有人从“教学的科目”的角度来界定比较教育学为“学科”的。比如，“我们的研究者（指中国的研究者——笔者注）所说的‘学科’似乎是指高师教育系开设的比较教育学课程体系而言，有别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学科’”^②。对此，我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马骥雄认为这种界定“学科”的方式并不足取，按照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对“学科”的认识和界定，他认为比较教育学仍是一个“研究领域”，尚未能建成严格意义上的学科。

还有学者试图把“学术的分类”与“教学的科目”相联系，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来认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所谓‘学科’和‘研究领域’之间的界限本来就十分模糊，这里的判断标准往往并不在于这种学术实践本身，而在于它是否被纳入了对现代知识分类

^① [美] 康德尔（又译坎德尔）著，顾建民译：《比较教育学方法论》，载赵中建、顾建民选编：《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国外比较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页。

^② 马骥雄：《比较教育学科的重建》，载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编：《国际教育纵横——中国比较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有着重大影响的教育课程的设置。从语义学的角度也可以看出,所谓‘学科’(discipline)不过就是某种学术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而成了学校教育中一种专门的训练。就此而言,比较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早就不成问题。”^①这实质上是从“教学的科目”的角度来认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

何谓研究领域?考虑到一致性及比较的需要,这里仍然依据《辞海》的释义。《辞海》对“领域”释义的第二义项为“思想意识、学术研究或社会活动的范围”^②。与这一释义相联系,研究领域的释义自然应是“学术研究活动的范围”。《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对“研究领域”(field of study)的释义则是“a branch of knowledge or activity”^③。以上两种释义基本上是一致的,即研究领域是知识(通过学术研究活动获得)的范围或分支。显然,从概念的内涵来看,研究领域这一概念在内涵的深刻性方面远不如学科。根据上面的讨论,对于比较教育学至少是一个研究领域这一点,似乎没有太多的争议^④。那么,从一般逻辑的意义上,作为研究领域的比较教育学可能有以下两种前途。

一种前途是它依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长期存在下去。比如,霍尔(W. D. Halls)认为:“比较教育学领域不是一门学科,也永远不会成为一门学科。”^⑤他认为比较教育学只是一个领域,这个领域还有很多东西不为人所知,有待后人进一步探索,就如比较教

① 项贤明:《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同一性危机及其超越》,载《比较教育研究》2001年第3期。

②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48页。

③ 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编:《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现代出版社1988年版,第521页。

④ 并非完全没有争议,如有人认为比较教育学仅仅是一种方法(详见后面的讨论)。

⑤ [英]霍尔著,顾建民译:《文化与教育:比较研究的文化主义方法》,载赵中建、顾建民选编:《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国外比较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育学领域是一张至今无人知晓的岛屿的地图，施奈德、汉斯、罗塞洛等比较教育学的先驱者在这张图上描绘了岛屿海岸的大致轮廓，这个岛屿还有上千个细节需要精心描绘^①。

另一种前途是经过长期的建设，比较教育学最终可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如果说比较教育学目前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关比较教育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尚存在许多争议和批评：“和很多其他学科一样，国际与比较教育学也是一个异质领域……对这一领域的歧义性，对其在方法论上缺乏一致的认识，或者对这一学科中缺少清晰的定义等问题的批评比比皆是，这也是不足为奇的。”^②那么，它能否发展成为这样的学科呢？关于这一问题，许多比较教育学者是持肯定或乐观态度的。同时，也有一些比较教育学者认为，正是因为比较教育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还有许多争议，使之充满着活力和生机。比如，美国比较教育学者凯利（Gail P. Kelly）就认为：“该领域多年来要么在其研究方法上，要么在指导研究的理论构造上寻求对其自身的界定，并且多年来它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方法或理论。比较教育学依旧是一个难以界定的学科领域，它的各种理论参数是模糊的。……这一领域没有中心——相反，它是一个各种跨学科研究的混合物，充满着—批不同的理论框架。该领域中的争论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实践与需要的变化而更换，信奉于特定理论、社会制度或改革的责任感会自行地去证明其正确或不正确。该领域未能解决有关文化、方法和理论的各种争论，这一事实也许是一种优点而不是缺点，它

① [英] 霍尔斯著，顾建民译：《文化与教育：比较研究的文化主义方法》，载赵中建、顾建民选编：《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国外比较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② Anthony R. Welch & Robin J. Burns, Introduction: Reflections upon the Field, in Robin J. Burns & Anthony R. Welch (eds.),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2. p. 11.

有助于该领域产生活力以及它持续地成长。”^①实际上，早在1986年她与美国另一位比较教育学者阿尔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合写的《比较教育学：挑战与应战》一文，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该文对比较教育学领域论述非传统性理论的方式，以及对该领域探讨比较教育学的新方法所作反应的方式进行了批判，但“与那些因新挑战具有分歧性而公开抨击它们的人不同，我们认为，这种新的倾向正是比较教育学领域显示其活力的征兆”^②。朱勃则对凯利等人的观点表示支持：凯利说得对，当比较教育学“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际，倒是可把仍在进行的争论、该学科领域的不固定性及其广泛的变化等，看成是比较教育学的基本活力所在”^③。实际上，以上认识意蕴了如下两个值得重视的有关学科发展的问题。

一个是学科发展的本质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就学科发展的本质而言，比较教育学已具备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和前提，而从目前比较教育学的现实来看，它可能尚未达到作为一门成熟的独立学科的应有标准。尽管根据以上学科的有关衡量指标，比较教育学目前仍算不上是一门成熟的独立学科，它还只是一个“研究领域”。比如，它还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概念系统也不够成熟，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比较教育学不可能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独立学科。对一门学科的发展来说，不能因为其现实如此而作出本是如此的演绎。从学科发展史来考察，应当说许多学科的发展都曾经历过发展的“迷茫”阶段。例如，政治地理学、文化人类学这样一些学科曾在19世纪末就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但后来相继都发展成

① Gail P. Kelly, Debates and Trend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Robert F. Arnove, et al. (eds.), *Emergent Issues in Educ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p. 21-22.

② Gail P. Kelly & Philip G. Altbach, Comparative Education: Challenge and Response,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No. 1, 1986.

③ 肖前瑛编：《朱勃教育论文选集》（内部交流），1998年，第234页。

为一门相对成熟的独立学科^①。

另一个是学科发展的长期性问题，也就是说学科建设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且永无止境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所谓“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就包括了对学科地位及其发展问题的各种争论和批评。应当说，这些争论和批评是任何一门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当它面临发展困境时所不可避免的，也是其最终摆脱困境所不可或缺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是学科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比如，当政治地理学、文化人类学面临发展困境的时候，“它们也曾为标识自己的领地，找寻自己的理论基础和为自己的研究结论找到用武之地长期斗争过”^②，从而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学科发展局面。

除了关于比较教育学是一门学科或一个研究领域的争论外，另有一些比较教育学者认为比较教育学既非学科亦非研究领域，它实质上是一种研究教育问题的方法或关于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它的方法色彩远远甚于其学科的或研究领域的特征。比如，美国比较教育学者安德森（C. Arnold Anderson）就认为比较教育学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研究方法”。

也有人认为，“比较教育学”这一概念着实令人费解，倒不如用“教育的比较”这一表述更加明晰和容易理解。这一观点实际上更倾向于把比较教育学当作一种研究方法。在这种观点看来，“教育的比较”主要是从方法意义上而言的，其研究对象并无特殊之处，其所研究的可以是“教育的一切领域”或“教育的所有事实”。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是研究对象要有特殊之处。因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③

^{①②} W. D. Halls (ed.), *Comparative Education: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Trends*, UNESCO, 1990.

^③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4页。

显然，这也从根本上否定了比较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基础。

还有人把比较教育学中的“比较”看作“既是一种对象，又是一种方法（如同历史）”^①。也就是说，比较教育学既是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种“研究方法”。

实际上，方法问题一直是比较教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比如，长期以来人们对比较教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也常常以方法为线索或依据。比较教育学的创始者朱利安（M. Marc-Antoine Julian）尽管一直试图把比较教育学建成一门学科，但他也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甚至他所致力于的学科建设的目标本身就是与方法联系在一起。比如，在朱利安看来：“任何一门科学，任何一种艺术，都是由事实和观察组成的，教育也不例外。所以，也像人们为其他知识分支所做的那样，显然有必要为教育这门科学建立事实和观察的库藏。”^② 基于此，朱利安提出把比较教育学建成为“一门近似实证的科学”。特别是他强调：“比较解剖学的研究促进了解剖科学的发展；同样，比较教育学的研究也必然要为教育科学臻于完善而提供新的研究方法。”^③ 由此可见，在朱利安的比较教育思想里具有明显的方法色彩和倾向。由于朱利安对方法的特别重视，以至也有人将其归为“研究方法派”。

应当说，对以上诸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伴随着比较教育学的历史发展而长期存在于其过程之中，并实际影响着比较教育学的发展。

① [法] 黎成魁著，周晓霞译：《比较教育学》，载赵中建、顾建民选编：《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国外比较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② [法] 朱利安著，洪丕熙译：《关于比较教育学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也有译《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以下统一用此译法——笔者注），载赵中建、顾建民选编：《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国外比较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页。

③ 朱勃著：《比较教育史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页。

二、本书对比较教育学的理解与界定

本书赞成比较教育学是一门正在建设和发展中的学科的有关理解和认识，而且这是从“学术的分类”和“教学的科目”两个角度来说的。根据以上的理解和认识，本书对比较教育学作出如下界定：比较教育学是研究当代世界和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教育现实问题，寻求世界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差异，以促进和推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学科。它也是教育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对本界定，有以下几点说明。

第一，给一个事物（概念）下定义，不论是采用何种方式，最重要的是要把反映该概念的本质的性质（本质属性）揭示出来，这一性质是此事物（概念）区别于彼事物（概念）的标志。因为定义一种现象，“从本质上，它求助于一个或多个表示类属（分类）的术语，以说明该现象包括什么和排除什么”^①。对比较教育学来说，它的性质主要包括实证性、比较性和跨地域性（关于这一问题后面将详论），以上界定基本能够揭示和体现比较教育学的这些主要性质。

第二，相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从另一个国家（或地区）比较借鉴教育经验的实践活动，本界定突出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理论）倾向，并把它作为实践活动的基础。应当说，这也是其为“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本界定没有明确提出“比较”的问题，除了在界定的表述里已隐含了“比较”的含义（如教育的“共同规律”和“差异”，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得出）外，更主要的是因为笔者认为，给一个学科下定义并非都要具体说明其研究方法不可，而且任何一个学科的

^① [美] 斯梅尔塞著，王宏周、张平平译：《社会科学的比较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